

皇城根

——邻里篇

身心健康 不再是美 丽词藻



“我因患肝硬化而艺术生命走到了绝境，我尝试过各种治疗和气功，在找到

法轮大法之前，身心健康对我来说不过是一个美丽的词藻。而我现在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身心健康。”

——著名歌唱家关贵敏

百思不解今豁然

“我叫艾米莉，今年 21 岁，是 Swarthmore 学院的大学生。我于 9 年 2 月第一次接触到法轮大法，

我深切感到法轮功是独一无二的性命双修功法——我曾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那时我有许

多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诸如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有苦难和明显的不公？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逐步认识到法轮大法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其修炼是多么的真实殊胜。他是一个人能找到的最珍贵的东西。”

理性思考后的选择

我曾就读于清华大学，通过李政道教授的物理项目，曾有二十几个专利，我学法轮大法，是字字句



句经过了理性的思考后，才去相信的。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不轻



易相信什么东西。但读了法轮大法后，让我非常佩服，我在里面学到了许多在科学方面没有学到的东西。现在我明白了如何去做对人类更有好处的研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博士 李渊

人类的新科学

1982-1993 年，我患严重的肝炎，一直很虚弱，学法轮功两年后，32 项血指标（其中 4 项肝功能）都正常了。即使有个博士的头衔，或在哪一方面有所造就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的智慧都是有限的，但我发现《转法轮》中的观点，他好像是博大精深的一个更新的科学，是真正值得探讨的领域。”

——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物理博士 杨森



只有三天，我二十年的驼背就伸直了！

我叫吴维玉，家住柳州市依山村。五十岁开始，我的腰就直不起，二十年来没有一天不痛，身体几乎呈九十度弯曲。我四处求医，吃了许多药，花了不少钱，依然没有好转。

一天，邻居一位叫李风云的大姐，告诉我说外地有个炼法轮功的人，炼不到一年，几十年的驼背就好了，她问我信不信？我赶忙说：“信，信，你教我吧，花钱我愿意。”李大姐说，我们是义务教功，不要钱。

“原来你这么高呀？！”

读完《转法轮》，我懂得了许多道理。过去那些想也想不通的事，突然一下子都明白了，原来我什么病都没有，我所有的痛苦和磨难，都是我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我要修炼，我现在就开始还业。

开始炼功的第三天，那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1998 年 12 月 25 日，那天起得很早，虽然只学会了两套功法，也盘不上腿，但我四点半就起来上公园。走在路上我感觉与以往不同，一身轻松，肚皮也不紧了。当时的炼功点有十几个人，大家围在一起听音乐炼功，当做到第二套功法的头前抱轮时，我背后的骨头突然“叭叭叭”地响，当时很安静，所有的人都听到了那骨头的响声。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慢慢地直立，一会儿，我就可以平视前面那位同修的后脑勺了（而过去只能看别人的小腿）。炼完功后，大家睁开眼睛，问刚才是什么东西响，当他们看到我直挺挺地站在那里时，个个目瞪口呆：“啊！

吴姐，原来你这么高呀？！”真是惊天动地，所有在场的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不约而同双手合十，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做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我不干”

修炼后大约半年多的时间，99 年的 7 月 20 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开始了。柳州市委、市政府、公安局、各城区、单位、街道办事处，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轮番的抓捕、抄家、威胁、逼迫。警察拿来笔和纸，让我们写保证，我就写：“我的师父是天底下最大的好人，对我恩重如山，我保证跟着师父走，今生今世，生生世世，永永远远。”

我把我的故事告诉所有的警察，我找来我单位的同事、邻居，他们证实说：“吴维玉驼背二十年是事实，半年前病好了也是事实。”

99 年 7 月 28 日，柳州市公安局《警视风云》栏目的两名记者和辖区的两名警察来到我家，扛来了摄像机，逼着我按他们事先拟好的稿子念，说我的病是吃药治好的。我对着镜头说：“十几年的驼背，让我活得人模狗样，××党哪天关心过？如今我的师父无条件地把我的病给治好了，你们却让我背叛师父，做那些对不起天地良心的事，我不干。”结果录像没派上用场，此事不了了之。

五年来，我一直坚持学法、炼功，没吃一颗药，身体越来越好。不管别人怎么说，我自己的亲身体会证明了法轮功强身健体的神奇效果，我不会放弃修炼，永远不放弃！

【迫害真象】

北京市劳教局调遣处的“卫生筷”奴工生产

【明慧网 2004 年 2 月 25 日】有证据显示，位于北京城郊大兴的北京市劳教局调遣处每天强迫劳教人员长时间劳动生产卫生筷，从早 6 点一直干到晚上九点甚至凌晨。更为严重的是，这里生产的卫生筷没有丝毫卫生可言。几十名劳教人员挤在一个小屋中，准备包装的筷子随意堆放在地下，踩在脚下，他们做的工作是将筷子装入印有卫生筷字样和卫生防疫局卫生许可的纸袋包好。干活的劳教人员没有经过任何防疫、消毒，人员中包括患皮肤病的，脚气的，还有吸毒犯及性病患者。劳教所的警察将所得做为他们的经济的来源。

◆ 法轮功学员、原为中国辽宁省沈阳市服装企业负责人的于溟（男）在揭露对法轮功的迫害时写道：北京市团河劳动教养人员调遣处（在北京市大兴区）。所有被劳教的人几乎每天都要熬夜和起大早拼命给警察干活赚钱，干的活大多是给街边小饭馆里吃饭用的一次性“卫生方便筷”头上包层薄薄的纸片以算“卫生合格”。一箱筷子干警可挣 6 元人民币，每个被劳教的一天完工近 3 箱，一个队 160 多人，可想每天每个队里能给警察赚多少钱吧。

于溟写道：“包筷子的屋子里（劳教人员宿舍）本就人满为患，筷子总是乱七八糟扔满一地，甚至经常

掉进旁边的便桶里都不管，捞出来继续包，因为筷子的总数一根都不能少，警察盯得很细。包筷子时从没让洗过手。本来被劳教的就以吸毒和卖淫嫖娼者居多，但这里可不管你是否患有什么肝炎、什么性病等等，没有正规医检，只要你有口气就得给警察干活，包括浑身长满疥疮的人也得干，沾满脓的手把筷子抓来抓去。”“谁的活稍有迟延或未及时完成警察的定额，即遭警察或同室劳教人员的一通打骂，甚至门外罚站、不准睡觉。每个班里、每间屋子都是虱子横行，很长时间不让洗澡……脸晒得黝黑的警察们挎着电棍、手铐，在周围横晃着踱步、看守。很多人来到这里几个月了甚至连这儿的天气是啥样都没敢抬头看过！”

◆ 法轮功学员、原为北京市政法大学昌平分院行政管理专业大四学生龚成喜（男）在校期间曾担任学生会主席、班长等职务，是正直善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迫害中遭学校除名。

龚成喜在给明慧网的证词中揭露了北京调遣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证词中提到关于“卫生筷子”的内容：2001 年 1 月 23 日（除夕）凌晨，昌平看守所将我和另外四名法轮功修炼者铐上警车，押至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大兴区团河劳教所附近）。几天后，开始要我们

劳动。即徒手往木制的一次性筷子上裹一层纸，纸上印着“已消毒”，事实上极不卫生，患有传染性肝炎、性病的劳教人员都必须干，干活前从不让洗手，一屋 40 人左右挤得满满的，筷子堆得地上、床上到处都是，满屋子木头屑。（调遣处卫生状况极差，如：每天早、晚洗漱大便时间只有几分钟，常常刚蹲下就被警察叫骂着出去排队；长期不让我们去洗澡，直到发现大量劳教人员身上都是虱子，才让洗了一次澡，而那次也是将几十人一起哄进只有一两个水龙头可用的澡堂洗了几分钟；2002 年夏，调遣处爆发流行性肝炎；……）

龚成喜的证词说：“调遣处为最大限度的从劳教人员身上榨取利益，已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我们包筷子的规定任务是每人每天 7500 根至 10000 多根，从早晨 6 点起床开始不停地干到夜里 12 点还完不成，除了难以忍受的腰酸背痛之外，还要受到警察、普教的辱骂、殴打。在调遣处的一个多月，几乎天天如此。班里几名上了年纪的法轮功学员刀万辉、杨巨海、李学良、陈经建、贾林等因眼花、手脚动作已快到极限但仍完不成任务被队长强令到滴水成冰的户外坐在水泥地上干活达数小时，还完不成就剥夺他们的睡眠时间，通常只让睡三、四个小时。”

一件棉大衣的故事

【明慧网】2000 年初，那是邪恶迫害大法最疯狂的日子。我因为去北京上访被关进了潍坊看守所，当时家中十岁的女儿多亏有同修照顾。一天我在放风场，隔着铁栏杆，一位检察院的科长向我转达他的一位朋友对我的问候，又过了几天，他的朋友又委托这位科长给我送来一床棉被、一件棉大衣、一百元钱，只是仍然不肯说出那位朋友的名字。他让我把那件棉大衣赶快穿好，并说：“看你的脸冻的青一块紫一块的。”

在那个阴冷邪恶的看守所中，我看到了江 XX 的谎言再大，也盖不住事实真象，世人自会对大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穿上了那件军大衣，心中一直是暖暖的。

后来我才知道，给我送大衣的人是我单位迫害我最厉害的那位领导的邻居。我曾送给那位领导一本大法真象材料，她扔在一边不看，并说：“什么时候了，还敢送这东西。”正巧这位邻居去串门碰上了，就说：“我拿去看一看吧。”这邻居看后，产生了对大法的好感，从我单位的这领导那里知道了我的一些情况，便委托她在检察院的朋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于是便有了上面的故事。

善待大法一念

雅典奥运 12 亿欧元防恐
中国法轮功受礼遇

希腊是自 911 恐怖事件发生以来首次主办奥运会的国家，为了保障奥运顺利举行，希腊在奥运安全方面投入了 12 亿欧元的巨款，并制定了严密的保安计划。根据希腊警方内部消息，在奥运期间任何团体不得在雅典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和集会活动。法轮功是唯一一个团体，被获准在奥运期间举行鼓乐齐鸣的游行，表达了有西方文明摇篮之称的希腊对法轮功精神的推崇和特殊礼遇。源于中国的法轮功近年来已传至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天赐幸福平安